

列 宁 全 集

列 宁 全 集

第 一 卷

1898年—1902年

人 民 認 識 級

1956年 重印

列 宁 全 集

第 四 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报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13 $\frac{1}{4}$ · 插页 9 · 字数 285,000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5,000 定价(四)1.95元

统一书号 1001·387

“列寧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譯出的。“列寧全集”俄文版是根據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和蘇聯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出版的，其第四版是由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于1941年開始出版的。

第四卷說明

“列寧全集”第四卷包括列寧从1898年2月至1901年2月所写的著作。这些著作的目的是爭取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在工人运动中的胜利，揭露民粹派、“合法馬克思主义者”和“經濟派”的反革命观点。

“市場理論問題述評（評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論战）”、“再論實現論問題”和“农业中的資本主义（論考茨基的著作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文章）”是針對“合法馬克思主义者”而写的，他們想使工人运动服从和迁就資产阶级的利益。

編入本卷的有列寧反对“經濟主义”的一些最初的著作，如“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議書”、为“工人报”第3号写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傾向”、“論《Profession de foi》”。列寧在这些著作中揭露了“經濟派”的机会主义，并且指出，“經濟主义”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列寧提出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結合的計劃来反对“經濟派”的反馬克思主張立場。

編入本卷的許多文章，是揭露性政論的典范。列寧認為，在反对沙皇官吏的橫行霸道，喚起广大人民群众方面，揭露性政論具有很大的意义。这样的文章有：“打吧，但不要打死”、“为什么要加速时代的变迁？”和“客觀的統計”（这三篇文章的总标题是“时評”）、“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为一本描述1900年有名的哈尔科夫

五一节的小册子“哈尔科夫的五月”所写的序言、由于工厂视察机关被赋予警察职能而写的“論工业法庭”。

本卷包括有关組織全俄秘密馬克思主义報紙“火星报”的文章，如“‘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編輯部声明草案”、“‘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和“‘火星报’編輯部声明”。

在这些文件以及在“我們的綱領”、“我們党的綱領草案”、“我們运动的迫切任务”和“工人政党和农民”等文章中，确定了俄国馬克思主义組織和工人运动那个时期所面临的任务，而在这个时期，列宁就已經認真地着手建立一个在革命馬克思主义的統一旗帜下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手工业方式，反对思想上的涣散和动摇的政党。

在本卷中，初次編入“列宁全集”的有列宁就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問題所写的同普列汉諾夫的“劳动解放社”之間的“協議草案”。根据“草案”开始出版“火星报”。



弗·伊·列宁
1897年

目 录

第四卷說明 V—VI

1898年

論我国工厂統計問題(卡雷舍夫教授在統計学方面的新功績)	1—31
書評。亚·波格丹諾夫“經濟学簡明教程”。1897年莫斯科 穆里諾娃書店版。全書 290 頁。定价 2 卢布。.....	32—39
市場理論問題述評(評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先生和 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論戰)	40—50

1899年

書評。帕爾烏斯“世界市場和农业危机”。經濟論文集。尔·亚· 譯自德文。1898年圣彼得堡波波娃出版社版(“教育叢書”第2輯 第2号)。全書共 142 頁。定价 40 戈比。.....	51—52
書評。罗·格沃茲迭夫“富农經濟—高利貸及其社会經濟意義”。 1899年圣彼得堡加林出版社版。.....	53—54
書評。“俄国工商业”。工商界参考書。工商局統計处处长 阿·阿·勃拉烏主編。1899年圣彼得堡版。定价 10 卢布。.....	55—57
再論實現論問題	58—76
書評。卡尔·考茨基“土地問題。現代农业傾向概述和土地政策等”。 1899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	77—82

書評。霍布森“現代資本主義的演進”。譯自英文。1898年	
聖彼得堡波波娃出版社版。定价 1 卢布 50 戈比。	83—85
农业中的資本主义(論考茨基的著作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文章)	87—139
第一篇論文	91
一	92
二	95
三	101
四	113
五	119
第二篇論文	127
一	127
二	137
答普·涅日达諾夫先生	140—145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議書	146—158
書評。謝·尼·普羅柯波維奇“西方工人运动”。	159—168
書評。卡尔·考茨基“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綱領。反批評”。	169—179
为“工人报”写的文章	181—200
給編輯部的信	183
我們的綱領	186
我們的当前任务	191
迫切的問題	196
我們党的綱領草案	201—222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傾向	223—250
論《PROFESSION DE FOI》	251—260
論工业法庭	261—272

談談罢工 273—282

1900 年

“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編輯部声明草案	283—292
“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	293—311
協議草案	312
“火星报”編輯部声明	313—318
“哈尔科夫的五月”小朋子序言	319—327
我們运动的迫切任务	328—333
中国的戰爭	334—338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分裂.....	339—340
1900 年 12 月 29 日日記	341—343

1901 年

时評	344—370
一、打吧,但不要打死	344
二、为什么要加速时代的变迁?	360
三、客觀的統計	366
183 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	371—375
工人政党和农民	376—383
注释	384—404
列宁生平事业年表	405—412
譯后記	413—414

插 图

弗·伊·列宁像(1897年)	VI—1
1900年载有列宁“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一文的 “生活”杂志封面	89
1899年载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一文的 “工人事业”杂志第4—5期校样的第1页	147
1899年年底列宁“对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的书的 书评”手稿第6页	161
1899年列宁“我们党的纲领草案”手稿第1页	202—203
1900年列宁“‘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 手稿第1页	295
1900年“‘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专页第1页	314—315
1901年“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的封面	321
1900年“火星报”第1号第1版	328—329
1901年4月“曙光”杂志第1期的封面	345

論我国工厂統計問題

(卡雷舍夫教授在統計学方面的新功績)¹

俄国广大讀者对工厂統計及其最主要的結論都感到极大的兴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問題关联着“俄国資本主义的命运”这样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大家对这种資料非常关心，然而很遺憾，我国工厂統計的編制工作，相形之下却非常不够。我国这一經濟統計部門的現狀，实在令人痛心；更令人痛心的是，編寫經濟統計的人对自己統計的数字性質如何，这些数字对于某些結論是否可靠和是否有用，往往无知得惊人。对于卡雷舍夫先生的近著却正好應該做这样的評論。卡雷舍夫先生这一著作先在“莫斯科农业研究所通报”(年刊第4卷第1册)发表，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用了这样一个堂而皇之的書名：“俄国国民經濟資料。(一)90年代中期的我国工厂工业”(1898年莫斯科版)。卡雷舍夫先生試圖在他的著作中根据工商局的最新出版物^①做出关于我国工厂工业的結論。我們打算詳細分析一下卡雷舍夫先生的結論，特別是分析一下他所采用的方法。我們認為，这种分析不仅有助于确定这位教授先生是怎样整理材料的(談這個問題，只要写几行評語就够了)，而且有助于确定我国工厂統計資料可靠到什么程度，这些資

^① “工厂索引。俄国工厂工业。財政部、工商局編。”1897年圣彼得堡版。導言63頁，序言6頁，正文1047頁。

料对于哪些結論有用，对于哪些結論沒有用，我国工厂統計最主要的需要是什么，研究工厂統計的人的任务是什么。

从这个書名可以看出，卡雷舍夫先生所利用的資料来源中包括有 1894—1895 年帝国时代的工厂索引。出版所有工厂的（即比較大的工业企业——哪些企业是大的，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了解）完全的一覽表，在我国著作界已經不是什么新聞了。奥尔洛夫先生和布达果夫先生早从 1881 年起就已經在編写“工厂一覽表”，該書最近一册（第 3 册）于 1894 年出版。更早以前，远在 1869 年“財政部年鑑”第 1 卷工业統計公报的附注中就已經刊印了工厂一覽表。工厂主依法每年应向財政部呈报的表册成了所有这些書的材料。工商局的新書与这类旧書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資料較多，但是也有旧書所沒有的重大缺点，所以把它作为工厂統計材料来加以利用就极感困难。“索引”的序言恰巧指出了过去这种統計中不能令人滿意的状况，从而明确指出这一本書的目的，不仅能当参考書用，而且能当統計材料用。但是作为一本統計書来講，“索引”的缺陷在于根本沒有任何綜合性的統計数字。但願这本沒有綜合数字的統計書是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由数字堆集成的大量原始材料对于一本参考書来講，不过是一堆废物。“索引”的序言尖銳地批評了以前工厂主向財政部呈报的表册；指出这些表册“每年重复那些混乱的材料，使人甚至不能确定成品的数量。然而，尽可能把有关生产的一些資料收集得完整和可靠是迫切需要的”（第 1 頁）。当然，我們絲毫也不会替已經完全过时的，在結構上和性質上純粹是改革以前的我国工厂統計制度来辯护。但是，很遺憾，工厂統計状况至今还几乎看不到有什么改进。根据刚刚出版的这一大本“索引”，我們还不能說，这个一致認為不适用的旧制度有了任何

重大改变。表册“使人甚至不能确定成品的数量”…… 确实，最新的“索引”也完全沒有提供关于商品数量的任何材料，但是，奥尔洛夫先生的“一览表”却提供了許多工厂的这种材料，对于某些生产部門甚至提供了几乎全部工厂的这种材料，因此，在总计統計表中也就有产品数量的材料（制革业、酿酒业、制砖业、碾米业、面粉业、制蜡业、油脂业、制麻业、啤酒业）。而“一览表”的材料恰巧是根据这些旧的表册編成的。虽然“一览表”提供了某些生产部門执行机构的統計材料，但是，“索引”中沒有任何这样的統計材料。“序言”这样描述了我国工厂統計中所发生的变化：从前工厂主“按照簡單的和不够明确的綱要”通过警察呈报材料，而且誰也不审核这些材料。“材料是有了，而根据这些材料决不能做出任何比較确切的結論。”（第1頁）現在，更加詳細得多的新綱要制訂了，而收集和审核工厂統計材料也由工厂视察員負責。乍看起来可能会以为現在我們一定会有真正象样的資料，因为綱要正确，审核資料有保証，这两个搞好統計的最重要的条件已經具备。但是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直到現在仍然象以前一样混乱不堪。尽管統計制度要求把收集資料所遵循的綱要加以公布，然而在“索引”的“序言”中并沒有刊載这个詳細的綱要和它的說明。从下面对于“索引”的材料所作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工厂統計的基本的綱要問題仍旧絲毫沒有加以說明。至于材料审核的問題，请看赫尔松省做实际审核工作的工厂视察长米庫林先生的評論（他出版过一本書，在这本書中整理了按照新的制度收集的赫尔松省的材料）。

“真正审核工业企业主所呈报的表册中的全部数字材料，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在比較其他同类企业的材料，或者比較企业视察时所得到的資料，发现答案显然不一致的时候，才会将这些表册退

回訂正。在任何情況下，每一企業登記在表冊上的數字材料是否正確都由呈報人負責。”（“赫爾松省工廠工業和手工工業”1897年敖德薩版，序言。着重號是我們加的）由此可見，材料的準確性仍舊由工廠主人負責。工廠視察機關的代表不僅不能審核全部材料，甚至保證不了材料的統一和相互進行比較（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

“索引”及其統計材料的全部缺點，我們將在下面詳細列舉出來。正象我們已經指出的，它的基本缺點就在於完全沒有總計數字（而私人編寫的“一覽表”却結算過總計數字，並且在每一版中加以補充）。卡雷舍夫先生有兩個人幫忙，他有一個良好的心願，希望哪怕是部分地彌補一下這個缺陷，並且根據“索引”結算出我國工廠工業的總計數字。這是一件很有益處的事情，假使……假使卡雷舍夫先生首先把他所算出的哪怕是一部分總計數字全部列出來，其次，假使他能毫不客氣地對材料進行批評，那大家就會感激他辦到了這件好事。但是，卡雷舍夫先生對這個材料毫不注意，也沒有比較“詳細”^①而系統地加以整理，就匆忙地做了“結論”，這自然要犯一系列可笑的錯誤。

我們先從工業統計的第一個基本問題談起：究竟哪些企業應該算作“工廠”？卡雷舍夫先生甚至沒有提出這個問題；他想必以為“工廠”是一種早就確定了的東西。他在談到“索引”時，用一種勇敢得不得了的口吻斷定，這本書與以前的書不同，它不只是登記了一些大工廠，而是把所有的工廠都登記上了。這種被作者重

^① 与“俄罗斯新聞”（1898年第144号）評論家的意見相反。看來，這位評論家沒有能力批評卡雷舍夫先生的結論，就正象卡雷舍夫先生沒有能力批評“索引”的數字一樣。

復了两次(第 23 頁和第 34 頁)的論斷是根本不正确的。实际上恰恰相反，“索引”和过去工厂統計方面的書比起来，只是登記了一些比較大的企业。我們現在來說明一下卡雷舍夫先生怎么会“沒有看到”这个“細节”。不过我們先不妨举出一个历史証据。在 80 年代前半期，我国工厂統計根本沒有任何規定和条例，只說比較大的工业企业就是工厂。“工厂”統計包括所有一切工业企业(和手工业企业)，这自然会在統計資料中造成极大的混乱，因为靠現有的人力和方法(也就是沒有正确的工业登記)把所有这些企业全部登記下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有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門会把成千上万最小的企业計算在內，而另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門則只是把比較大的“工厂”計算在內。因此，60 年代首批試圖科学地整理我国工厂統計資料的人員，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問題上，并且尽量把多少具有可靠統計資料的生产部門同根本没有可靠統計資料的生产部門分开，把一些能够得到令人滿意的有关統計資料的大企业同一些不能得到令人滿意的有关統計資料的小企业分开，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布慎^①、博克^②和季米里亚捷夫^③曾經就所有这些問題作了非常寶貴的指示，如果我国工厂整理統計資料的人員严格遵守这些指示，并且加以发展，我們現在也許会有非常象样的統計資料。然而，实际上人們对于这些指示置若罔聞，工厂統計仍旧象以前那样混乱。从 1889 年起工商局开始出版“俄国工厂工业統計汇集”(1885 年和以后各年)。这本書前进了一小步，它沒有把生

① “財政部年鑑”1869 年圣彼得堡版第 1 卷。

② “俄罗斯帝国統計年鑑”1872 年圣彼得堡版第 2 部第 6 卷。欧俄工厂工业統計材料是由 伊·博克 主編的。

③ “欧俄工厂工业主要部門統計图表附厂名清冊”1869 年、1870 年和 1873 年圣彼得堡版。共 3 期。

生产总值在 1 000 卢布以下的小企业计算在内。显然，这个标准还是太低，太不精密，因为要想靠警察局收集材料，把生产总值在 1 000 卢布以上的全部工业企业完全登记下来是可笑的。仍旧象从前一样，有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门把生产总值在 2 000—5 000 卢布的大量小企业统计在内，而另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门却把它略去不计。我们在下面将举出这样的例子。最后，我国新的工厂统计制度采用了完全是另一种标志来确定“工厂”的概念。“凡是工人在 15 人以上或工人虽不足 15 人，但有蒸汽锅炉、蒸汽机或其他机器发动机和机器，或者有工厂组织机构的所有工业企业”^①（受工厂视察机关“管理”的企业）都应登记。我们应详细谈一谈这个规定（我们要着重指出这个规定中特别模糊的地方），但是我们首先要指出，这里确定的“工厂”概念，在我国工厂统计中完全是一种新的提法，因为在这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试图以一定数量的工人或者有蒸汽发动机等等设备的企业来划定“工厂”的概念的范围。一般地讲，严格限定“工厂”这一概念是绝对必要的，但遗憾的是现在引用的这个规定非常不确切，非常模糊。这个规定指出了“工厂”统计应该予以登记的企业的下列特征：（1）企业受工厂视察机关的管理。看来国家的一些企业和采矿厂等是不在此例的。但是“索引”把很多国家的和政府的工厂也都统计在内（见字母顺序清册第 1—2 页），我们不知道，是否所有各省的这些工厂都登记了，是否有关这些工厂的资料都应受工厂视察机关的审核等

① 科别利亚茨基 1895 年 6 月 7 日的通告（“工厂视察机关官员和工厂主手册”1897 年圣彼得堡第 4 版第 35 页，着重号是我们加的）。在“索引”的“序言”中并没有转载这个通告，卡雷舍夫先生在整理“索引”中的材料时并不想弄清楚“索引”对“工厂”这一名词的理解！